

蘇聯兒童故事集

奴隸的兒子

塞味尼等作



蘇聯兒童故事集
奴隸的兒子
塞味尼等作

華北書店發行

我們出版這本書，目的是想給部屬機關的青年同志作爲一本業餘讀物，或是中小學校的補充教材，主要對象是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同志，因爲本書全是蘇聯的作品，有許多地名人名太長，爲使大家閱讀和記憶的方便，我們把它改成了兩個或三個字，所以，如果讀者要在地圖上找出書中記述之地名，那是沒有辦法的，好在與作品內容，並無損害，特此聲明。

華北書店編輯部

目錄

一・副官斯密脫的死	一
二・奴隸的兒子	四
三・英勇證明書	七
四・「佛啊恩」這個字是什麼意思	八
五・鐵打的老人	九
六・伊凡和檸檬	十一
七・移山倒海	十八
八・一個開拖曳機的猶太人的故事	二十二

副官斯密脫的死

К·潘斯脫夫斯基作

——副官斯密脫和水手司納克，滿可夫，安內可，因為參加了黑海艦隊的革命事件，被沙皇政府在貝散島鎗斃了，今年是他的三十週年紀念。靠近受刑地的阿夫地方的俱樂部、廣場、各個工人組織都舉行紀念。下面就是副官和他的同伴之死的故事。

那天是三月六日，微風吹着，黎明。天空沒有一片雲彩。

斯密脫在臨死之前，寫了一個通夜的信。天亮的時候他洗了臉，穿上了一件潔淨的襯衫。

一隻小汽輪靠在一艘炮艦旁邊，秒風浪顛簸着，斯密脫很清楚的聽到鐵錐的鍊子鏽唧鏽唧的響。

牧師進來給他做最後的禱告。斯密脫拍拍他的肩膀，說：「神父，請你好好地給我從『福音』書裏找出說殺人是可以的事情來吧！」

牧師窘了起來，走開了。

斯密脫要求他的同伴在處死前不要轉起來，但當放下跳板想蹣跚地走落汽船的時候，這些叛徒利用繩子把他套住了。他站住了，憤激的喊了起來：

「你們已經答應了不綁的呀！」

於是他們拿開了繩子。

小汽輪到貝散島要一個多鐘頭，斯密脫在艙面上望着海，吸着烟。

因為傾斜的沙灘和波浪，汽船不能靠岸，必須僱小划子把犯人載上岸去，但是阿夫漁夫們公然拒絕了，不肯借他們的小船。

他們對憲兵隊長說：我們的船不借給人家做這種壞事情。

× × ×

到了岸上，斯密脫跟水手們（即同死的三個水手）靜靜地走到指定的有四根木柱的地方。他們談到做小孩子時候的事，和島上面天空的美麗。司納克很激動——臉色發了青。

棺材已擺在柱子旁邊，士兵們笨手笨腳地急忙掘了一個公共墓坑。親眼看到的人都說斯密脫和水手們受刑時很鎮靜。在柱子旁邊，斯密脫同水手們說了最後的再會。司納克擁抱着他，把頭靠在他的肩很久很久。

讀完了判決書的時候，斯密脫老是望着海。

從砲艦上下來的水手們已準備開鎗。

執行這次死刑的是副官司代萊，他是斯密脫從前海軍學校的同事。剛才，當斯密脫走過他面前的時候，並且突然跪倒在地上。

「最好去叫你的手下人筆直地描準我們的心窩吧！」斯密脫向他望了一會，這樣說。

聽到行刑的號令，犯人們就走到木柱旁邊，他們不讓遮住眼睛。

士兵們放低了他們的鎗口，好些人都哭了起來。

官長們發了慌——死刑被耽擱了。

斯密脫環急地揮着手。司代萊發出「開鎗」的命令以後，就伏倒在地上，用手掩住了臉孔。

號兵的喇叭響了，好像呼救一樣。斯密脫一心一意望着海水——那深藍色的海水啊，和他死難的日子一同來到了眼前。

一陣排鎗的聲音，斯密脫和司納克倒下去，死了。第二陣排鎗打死了蘭可夫，接着安內可也倒了。

砲艦上的水手們一陣混亂，丟了鎗，跑到海邊。安內可撐起身子，摸着流血的傷口，帶着孩子般的狼狽神氣說：

「看，我的血流出來了……」

再是一鎗，他不響了。

x

x

x

就在這個當兒，斯密脫的姊姊在官廳里奔走，要求赦免她的弟弟。他們對她說什麼都還沒有定規；雖然他們已經知道尼古拉（註）有密令要鎗斃他。

在執行死刑後的第九天，她到了阿夫。她坐了漁夫的小船到島上。她沿着荒涼的海岸走着，低着頭，似在找尋她弟弟和水手們的足跡。

在一處，有幾塊顏色鮮明的大石塊埋在新土里——那是阿夫的漁夫們在行刑那天

晚上放在那兒的。

她在公共坟墓的前面跪倒了，凝視着天空，凝視着悲涼的小島，凝視着犯人們的眼光最後落在上面的一切東西。然後她用許多紅花覆蓋在墓上。

(註)當時俄國的皇帝。

奴隸的兒子

A·寒味尼作

太陽快下山的時候，我們離開吵鬧的住宅到草原上走走。草地被落日的金色光輝照成寶藍色，一直伸到無限的遠方。

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蘇波這樣問我。

我說是的，於是接着說了下去。

「對的！現在是很好了，尤其在春天。但以先有過一個很壞的時候，那時我們哥薩克人沒一個有心腸去欣賞這種好風景。」

他的被日光晒黑的臉上，雖然有了深的皺紋，可是仍舊很健康，看去還不到四十歲。我們坐下來，他照哥薩克人的派頭盤着兩腿，對我講述他的故事：

「我生在哥薩克村，離這兒有三十哩路。我的父親是一個奴隸，祖父自然也是奴隸，而且全村都是奴隸。我的父親到四十歲的時候才結婚，娶了一個很窮苦的婦人，

這婦人像他一樣也是個奴隸。他們發誓永遠不生孩子，但是一年之後，母親就懷了孕。

「她很怕，沒有告訴父親，暗地裏煎了各種毒草吃來墮胎，吃了多次都沒有效驗，她的秘密終於瞞不住了。後來我的父親告訴我，說他那時真非常絕望，弄得瘋瘋顛顛的樣子。我的母親強迫父親打她，搥她的肚皮，想把胎兒打下來，他不肯，可是決心在小孩生出以後，立刻把他弄死。」——爲什麼要帶更多的奴隸到世界上來呢？

「我的母親明白了他這個主意，當她快要生我的時候，熬住不喊一聲痛。父親在篷帳外邊等候了一整夜，不曉得我已生下來了。到天亮，他看到我時，我已躺在母親懷裏吃奶，他也不忍再把我抓去弄死了。」

「我七歲的時候，地主就把我當做他女兒的一份嫁粧，把我帶走了。他們時常要打我，我像我的母親一樣能夠熬痛，不肯喊一聲。不過假使我最後不逃走的話，也許早已被打死了。我逃到父親那裏，告訴他說我再不能忍受弗羅屈辱和毒打了，假使他不願離開地主，我一個人也要單獨逃走。不料父親恰很同意，於是在晚上我們三個人就逃出了那個田莊。」

「我們來到這加埠，那時候，這裏什麼也沒有，沒有住宅，沒有廣場，沒有鐵路，只有一所英國人建築的辦事處，和兩個小煤礦，三百個哥薩克人在這裏工作。我們在辛勞污穢與黑暗之中生活。但是比起我們在地主家的生活來，這裏已算是一塊樂土了。」

「我的父親五十五歲，我十三歲。我們希望積蓄一點錢買一塊小小的田地，但我

們兩個人一天合起來只賺到三十哥比（註一）的工錢，却要做出十二小時的工作。這點錢只夠做我們的伙食費。所以父親一死，我們也就把想做農民的念頭全部放棄了。

『我沒有辦法叫你明白礦工生活是怎麼個樣子，真是毫無生趣。我們簡直就是活在地獄里，除了做工什麼都不曉得。監督嘲笑我們，打我們，預先佈置好，強迫我們大家相打。如果我們不服從，不是鞭打，便是被開除。』

『我永遠不會忘記下坑的第一天。那個查收收我的煤的人，發現我的煤里混着石塊，他不說一句話，就把我打倒在地，還要踢我。我那時只有十三歲呢！』

我跑到辦事處去告訴，那個聽我講述的人却叫起來：『再撻他幾下！』於是他們又打我，結果我病倒了兩個月。

『千萬別討老婆，坡兒』我的父親臨死時對我說，『更不要養孩子！不論怎麼樣，一定要逃出這座活地獄！』

『假使父親能看到我今日的生活就好了。』

蘇坡沉默了一下，又突然喊出來：『我生第三個孩子的時候，我真說不出我是多麼熱心等候啊！你知道我現在是怎樣了。去問隨便那一個加埠的人吧。他們尊敬我，他們會回答你說：『蘇坡是一個「斯太哈諾夫運動」者（註二）是一個工頭，一位好朋友。』現在我的頭髮已灰白了，但我的生命才算才開始。我覺得我還只有二十歲，沒有五十歲。』

『我很高興，做了一個「斯太哈諾夫運動者」，而且教着一批年青人，我懂得煤礦的一切知識，我有三十年的經驗，但是我仍然很強壯。我是突擊隊長，我的一隊又

是礦中成績最優良的一隊。我不使他們的工作少於每月計劃的百分之二百。

「在過去，我不愛生活的一切，甚至不喜歡女人，但現在我却想孩子了。我已養了三個小孩，我對老婆說：『希望我們再生一個孩子吧，將來再生一個女兒，以後再生一個男孩。你該明白現在有孩子是合理的了。』一個人總得把他的經驗和好生活傳給一些人的。」

（註一）「哥比約合我國一分。」

（註二）「斯太哈諾夫運動」為蘇聯全國改良技術，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種運動。

斯太哈諾夫本為一礦工，因他改善工作方法，在採煤產量上，創空前記錄。

英勇證明書

A. 奧爾金作

蘇聯的「我們的成績雜誌」，依照高爾基的提議，特闢一欄「每日生活報告」，內容很簡短，說不到文學意味，但都是真實的事，寫述的人多是機器師，工廠工人，飛行家，擠牛乳婦人，和蘇維埃主席等等。下面的故事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工人的孩子們，正從學校回家裏去，在北高加索鐵路枯且夫一段上走着，在第八

十一公里的地方，他們看見一段損壞的鐵軌。他們想到車站裏去報告，但那時正有一輛特別快車，用了飛快的速度，向他們駛來，馬上就要闖禍啦。

他們解下兒童團的領帶，立在軌道當中叫喊起來，搖着他們的領帶，引火車司機的注意。火車總算在離開壞軌道五米的地方停住了，數百個乘客得了救，乘客們和車役們感謝他們年青的救援者，但孩子們認為還不十分滿足。跑到火車頭的機器師那裏，一個孩子說道：

「阿叔，給我們一張字條，說我們救了火車。假使不這樣做，媽媽一定要責備我們回家太遲。她決不會相信我們關於火車的事的。」

於是他們拿到一張這樣的字條，有着機器師和五十個乘客的簽名：

「這是證明帶可夫，伊凡，和可拉布的援救和英勇，他阻止27號火車停住在靠近損壞鐵軌處，我們要你們不要責備他們回家太遲。」

「佛啊恩」是什麼意思

A. 奧爾金作

意思？

到北高加索「佛啊恩」集體農場去的客人，時常要問：「佛啊恩」這個字是什麼意思？

有人告訴他們：「請先看看我們的村莊，然後我們再來解釋「佛啊恩」的意思吧。」

一九二三年，這村裏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識得字，現在識得字的已有百分之九十八。村里又訂了八百零四份報紙和雜誌。還有許多農業技術改進會、劇社，一個歌舞團，和體育會。

在一九三〇年村里只有七頭牛和十五隻羊，現在已有四百頭牛、五百二十八隻羊，一百五十八匹馬。此外，每個集體農民還有自己的牛羊和小雞。

佛爾恩村有發電站、有俱樂部、有好幾個學校，託兒所、牧場和農場。過去學校裏經常只有二十八個學生，現在有五百零八個……

等客人們參觀和聽到這些報告以後，向他們說：「你們以為應當怎樣稱呼這個集體農場呢？」

有一位客人一點不遲疑的答道：

「我稱它叫『快樂』。」

不錯，這個字『佛爾恩』在北高加索方言中正是快樂的意思。

鐵打的老人

А. 奧爾金作

在鄂爾海濱的「雅苦新生活集體農場」裏，有一個被稱為鐵打的老人。他今年已經一百零八歲了。他自己說：

「我出生於尼古拉一世（註一）在位的時候。我聽到許多關於十二月黨人（註二）的故事；學校里先生講給我聽的。」

很有鐵一般的體格，非常健康。

他工作，也玩滑雪，也教育年青人。他得到政府的養老金。他說話喜歡引用格言。他說：

「一隻熊沒用，十隻熊就很利害了。還有誰會對集體農莊發生懷疑嗎？」

「我二十歲以後在波達波作工，淘金子，現在我一百零八歲，用不到再淘金子，在「蘇維埃」的名義下，金子自己會滾進來的。」

「假使你寂寞，就聽聽無線電收音機，覺得開心了，便把收音機關了自己唱一曲，如果你既不喜歡唱歌，也不愛聽收音機，那末請到我這裏來，我可以告訴你關於雅苦居民的過去和現在的情形……」

（註一）尼古拉一世——俄國皇帝，一八二五年即位。

（註二）十二月黨人——一八一二年法皇拿破崙的軍隊侵入莫斯科，後為俄軍所敗，俄軍追擊到法國，凱旋而回。俄軍官多為貴族子弟，因遠征得與西歐文化接觸，尤其是法國的革命思想，回國後眼見俄國的專制，一部分前進的貴族子弟便起來要求自由與民權，呼籲取消農奴制度，成立了秘密組織。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有所作為，故後來被人稱為「十二月黨」。

伊凡和檸檬

N·卡羅瑪作

當蘇聯在革命的內戰時期，有人把一個檸檬帶到耶庫城（註一）。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小個兒的檸檬，但是耶庫人從來沒有看見過別的檸檬。他們就拾起好好地辦了一下：把檸檬汁給了一個有壞血症的病人，把種子包在紙裏很小心地保藏起來。我們的故事就打這裏講起。

一天，有個名叫伊凡的到耶庫城裏來。他是一個缺鼻頭和折了一根肋骨的怪人，胸脯前面還刺了一條藍色的大蛇。

伊凡生性是個容易流浪的人，他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停留過很久。他找到一件工作，在城市里住上一個月或兩個月以後，看着他好像要長住下去了，然而，不，當冰雪融化鳥兒開始歌唱的時候，伊凡就不見了，誰也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伊凡流到一處，參加一樁電氣工程，他很喜歡這門行業，所以繼續工作着。伊凡的脾氣是沒有長性的；可是這次竟在一家電廠里當了一位年長的電學家的助手，研究起機器結構來。他不久就熟悉了一切，自己也成了一個老練的電學家了。

你們以為他就此安定下去了嗎？——一點也不是這樣。

伊凡聽到得尼泊（註二）水閘的工程就跑到那邊去。他在許多機器中間工作，做得比一麼人都好。他們大家都對他很驚奇：

「好一個工人！他什麼都懂得，那個伊凡，真算一個突擊隊員（註三）。」

但是在得尼泊水閘完工以後，伊凡就又不不知去向的走了。當得尼泊水閘落成的時候，他已在斯浮六電廠工作，他的工作也同樣使人們驚奇。

「他做得和通了電流那樣快。」於是他們又請他做突擊隊員。斯浮水閘的工程不僅是每天都在進步。而且每小時都在進步。

這項工程漸漸完成，伊凡也漸漸不安靜起來。他是不高興停留在老地方的。他一聽到高加索在建築一座電力站，就在一個春天，跑到高加索去了。

於是人們說道：「他真正是個流浪者。」

伊凡不高興聽這派話，他簡直一點也不高興聽。他——伊凡——突然被稱為流浪者，他思索了一番以後，就跑到隊長那裏說：

「他們說我是個流浪者，可是你知道得很清楚，我是個突擊隊員。你可能把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說的原因解釋一下嗎？」

隊長看看伊凡笑起來了。他問道：

「在革命以前你可已是一個流浪者嗎？」

「我流浪過一個時期。」

「為什麼緣故？」

「沒有特別原因，只是因為沒有點幹的事可做……」

隊長皺着眉頭。

「你看，在十月革命以前，你到處亂跑，那是因為無事可做。但是現在每個人都有一件偉大的嚴肅的工作。人們都在建設整個國家，整個新的世界去代替舊的。每個人都很忙，每個人必須做他應做的一份工作。但是你卻到處流浪，好像沒一點事可做似的。這就是你為什麼是一個逃職者和流浪者的原因。」

伊凡低下了頭。他離開了隊長，對於自己的前途發生了一種熱望。他的內心戰鬥了一天，兩天，但到了第三天他又決定走了。

或許人們都早忘記那個檸檬的種子了，原來那個檸檬種子已經被耶庫人小心地派了用場。

不知道是誰把那個檸檬子種在地上，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種的，就在那年春天一樣生着綠葉的小樹發現在耶庫的一家園子裏。

有一個人從房子裏跑出來，懶洋洋地望着這棵樹，他摘了一片蘇子，於是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，空中洋溢着一股檸檬的香氣。

「這個檸檬氣味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在那庫也能夠聞到檸檬嗎？這是不會的。」這人用手指擦着葉片，檸檬氣味更濃了。

這人的懶勁兒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，他斜倚在樹邊，再嗅一下葉子的氣味，擦着他的缺鼻子。他襯衫領口的鈕子散開着，露出一條藍色的大蛇。

這再用不着瞞了，他就是我們的老伙伴伊凡阿。

伊凡已經在耶庫住了七個月，在電力站做工程師。他活潑的天性和那靈敏的手，使得工友們和當局都歡喜他。但是伊凡又覺得厭煩起來，他對自己說道：

「春天一來，我又該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吧。」

伊凡很喜歡這棵檸檬樹。一株柔弱的南國的植物，生長在冰凍嚴寒的北方，這是一件稀有的事。

早上上工以前，伊凡跑去看一次檸檬：綠油油的葉子在日光裏發亮。晚上伊凡到園裏看一趟。

第二天他用稻草編成一帽形的遮蔽物，蓋在樹上，防止嚴霜的侵害。他很注意的在園中搜尋，看看有沒有生起別的什麼植物。除了檸檬，還有兩株孤獨的蘋果，這是從前一個愚笨的商人種的。他得了一次豐收——三個綠色的蘋果——但他只嘗了一餐肩。蘋果樹也從此被忘記，丟開了。

伊凡拿了一柄鋤頭沿檸檬樹的四周挖掘，把泥土掘得鬆一點使他可以容易成長。經過蘋果樹就順便把四周的泥土也掘鬆了一些，又把樹枝稍稍修剪了一番。

於是伊凡把泥土上了點肥料，又去買了一隻晴雨表，可以明白什麼氣候。然後除掉些雜草，然後……他那年春天竟不再跑開去了。

在那年春天他沒有跑開去，夏天也沒有跑開去。伊凡在電力站的「突擊」工作，受到一筆獎金。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電氣技術都教給一隊年青伙伴。於是站上就沒有再發生意外的災禍與不幸。在晚上，伊凡在他的園裏挖掘。那株檸檬長成了一棵樹，漸